

观沧海 编

苦乐年华

山东文艺出版社

老五届

三十年

风云录

“老五届” · 三 · 十 · 年 · 风 · 云 · 录

苦乐年华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乐年华/观沧海编.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 7

(“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观沧海编)

ISBN 7-5329-2394-0

I. 苦… II. 观…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1②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301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理工大奥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印业分公司
址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125 插页/2 千字/256
印 数 1—1000
定 价 20.00 元

出版说明

《“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丛书,是本社为“老五届”人讲述自己大学毕业后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所提供的讲台,因而作者全为“老五届”中人,所述主要是离校后的情况;文体以回忆录、散文为主,兼用其它纪实性文体,不取小说、诗词等创作成分重的文章。文责自负。编排上,因同是“老五届”中人,不论身份地位高低,所以除选取个别内容厚重、写作优秀的文章排在首位外,余者一律按作者年龄为序。文后所附作者简历,只注出汉族以外的民族;毕业学校均用当年名称,毕业时间则为应毕业的时间;作者的社会职衔,未注明的不强求写,已注明的则只取全国以上的写(文中已写明的亦不再注出),以简为要。

作者与读者

(代前言)

这套丛书的作者是“老五届”大学生。

“老五届”，这个不甚规范的称呼，在 80 年代落实有关政策时，曾时有提过，如今，连身为“老五届”中人也淡忘了。其实，所谓“老五届”，就是指“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1966—1970）大学生。当年，也曾有人戏称这批人为“末代大学生”。

突如其来的“文革”，搅乱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离开学校时，多数人被送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少数人直接到了与本专业无甚干系的最基层，所谓学冶金的去打铁，学石油的去卖油，在当时都是见怪不怪的平常事。他们身同“老三届”（“知青”）的弟弟妹妹们一样战天斗地，艰辛备尝，头上还多了一顶“臭老九”的帽子，以至于走出“广阔天地”后，也难能用上所学之长。国家大乱之时，这批人的命运，犹如断线风筝，随风飘荡难

自主。但是,无论飘落何方,他们总能在栖身的一角,默默地尽心尽力地去做那份无论离所学专业远近的工作。到国家由乱而治的年代,他们已经成熟了,先是陆续回归专业本口,逐渐成为业务骨干(也有人在与所学完会不相干的工作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头学起,已成为这个行业中的骨干);继而又有很多人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挑起了社会赋予的重担。他们已成为当今社会无可否认的中坚力量。

这批人,命中注定要与共和国同命运——共和国诞生之际,正是他们接受教育之始。共和国“文革”前十七年的风风雨雨,点滴不漏地渗入到他们的学业中、灵魂里,铸成他们可悲可喜、可感可叹的特性。其中最本质的是他们的忠诚、律己、踏实、负责。凭此特性,国家大乱之时,他们道路坎坷却没有沉沦;国家大治之时,他们手握各种权力也多能奉公守法。离开学校后的三十年风云变幻,他们已稳稳接下了父兄的重担;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之初,他们又将陆续退出社会舞台。当此之际,这批已过知命之年的人,没有话要讲吗?有话讲,有很多话要讲,这便讲出了这套丛书。

讲什么?不是诉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吃苦是平常事。文弱书生下基层,干活累,吃住难,他们讲来竟很平淡,因为比起他们亲身感受到的基层群众长年累月的困苦、艰辛,他们并不以为自己有多苦;何况,他们也不怕苦,视筋骨皮肉的劳累为人生的磨炼,而那磨炼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比起当时前途更加茫然的“知青”弟妹们,他们有一份工资和不论好歹的工作,似乎应知足;但只因比“知青”们高了几年学历,也就比“知青”们多了几层“臭知识分子”的精神屈辱,讲起来反倒更沉重。不过,这与其说是诉苦,不如说是反思,因为那种把文化、知识踩在脚下的痛苦,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到文化、知识重受社会推崇的时候,他们当年被迫中断了的学业,被迫改换了的专

业,都成了他们评职称的障碍,而更重要的是成了他们渴望报效祖国却自感知识不够的深层痛苦。此时,他们大都过了不惑之年,仍需奋起直追,甚至同子侄辈一起重进课堂,重进考场。对此,他们讲得苦涩,也讲得自豪,因为他们并没有认输,没有自暴自弃。他们的自强不息,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但他们也不是为炫耀,只为这段人生没有虚度,这段人生应当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三十年来,这个群体无声无息地工作,鲜为人所知。其实,他们之中并不缺乏地位显赫、声名显赫、成就显赫的人,他们不平凡的业绩,是拼搏出来的,理当为世人所知;而更多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他们作为社会的中坚,凭的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凭的是自尊自强的人格。他们以平常之心,讲述自己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不以文学风采取胜,更无哗众取宠之意,只以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情,为社会留下真实的记录。

这套丛书的读者,也是“老五届”大学生。当然,也还有其他人。

“老五届”的人,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背景,大体相似的经历,大体相似的心路历程,即使无暇自己讲自己,也定然想看别人如何讲他自己,如何讲那段大家都曾有过的岁月。或者,人过半百,更易怀旧吧。只是温故而知新,怀旧也并不都是感叹,对人生总是有益的。因而,这套丛书,首先是“老五届”人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书。

其次,这也是一套写给“老五届”子女看的书。“老五届”人的子女,如今大都长到当年父母身为大学生的那般年纪了,风华正茂,置身于与父母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并不了解自己父母的过去。但是,就像“老五届”人当年也想了解他们从旧社会走过、从枪林弹雨中奋斗过的父辈一样,他们的子女也渴望知道他们走过的道路。这套“老五届”人亲手所写的书,没有说教,平易近

人，“宛如平常一段歌”，会让他们的子女和子女辈的新一代大学生们，感到亲切可信，生动有趣，有益于沟通两代人的感情。

再次，文化学者、历史学者等社会学研究者，也会读这套书。因为这个群体同“知青”一样值得社会注意。这个群体所受的教育，是共和国诞生之初的十七年教育史，有许多利弊得失值得研究；这个群体的成长，是共和国由乱而治而改革开放的成长史，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研究这个群体，对于共和国的历史及其未来，都有它的实际意义。这套书，饱蘸“老五届”人的心血，真实地写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成败得失，是难得搜集的社会研究资料，肯定会对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有助益的。

最后，与“老五届”人属同时代的人，尽管没有“老五届”的大学生身份，却也同时感受到那段历史的酸甜苦辣，想来也愿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读一读这套书的。即使当代人，难道就不想了解逝去并不远的这段岁月吗？这样说来，这套丛书的读者或许不会太少。

“老五届”人约有百万之众。如果人人动手写自己的故事，人人翻看别人写的故事，那么，这套书会经久不衰的。

观沧海
1999年3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作者与读者(代前言)…………… 观沧海(1)

一朵溜溜的云…………… 陈焕仁(1)

第一次住“学习班”…………… 韩石山(26)

回味“五七大学”…………… 李成德(36)

军农杂碎…………… 陈维礼(44)

女大锯工…………… 徐桂敏(58)

我与大草原…………… 崔俊崇(78)

“归队”之后

——在固安县公检法军管会的日子里…………… 马万强(87)

宁武苦寒行·····	赵怀理(100)
华夏第一·····	杨民周(111)
从凤凰山到浣花溪·····	舒启全(121)
苦乐年华·····	熊朝铜(145)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石凤桐(164)
离校后的头五年·····	陈鉴铭(183)
似水流年·····	李 旻(199)
情寄江河·····	王振南(208)
屈友四话·····	刘邦立(232)
西出泸关·····	薛碧秀(246)
成功从夹缝中走过来·····	陈魁武(255)
凉山忆旧	
——难忘的记者生涯·····	廉正祥(269)
辄下咏叹·····	何祥旺(276)
不变的岁月·····	石振勤(293)
三十余年的技术生涯·····	林 川(307)
足迹·····	刘敏华(324)
三十年漫忆·····	刘承智(342)
弯弯曲曲条条路 平平淡淡事事真·····	欧阳少林(364)

跋

一朵溜溜的云

陈增仁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儿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每当我听到这首康定情歌，我的心立刻就会飞回康藏高原，飞到康藏高原跑马山下的康定。我仿佛立刻看见了高原峡谷中那座康定城，看见了城对面那座跑马山，看见了跑马山上终年飘浮着的那朵溜溜的云，它是那样的洁白，那样的飘逸，那样久久地依恋着跑马山，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我立刻就会感到，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不就是我的同学聂永泰吗？

聂永泰是1970年与我一道分配到康藏高原的，他完全是一个心地善良与世无争一心追求知识专注学问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分配到高原六年后的1976年3月，在雪山上却被恶狼活活地撕吃了！这事虽然已经

过去二十五年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眼前便立刻会重现那种惨烈情景：高山上的残雪在阳光照射下正在消融，消融的残雪中渐渐显露出一堆狼吐出的人的骨头，雪地里人骨旁有一副玳瑁色的旧眼镜，一堆狼吃人拉下的屎，屎里夹杂着一些劳动布襟襟，远处雪地里有一只非常熟悉的旧书包和用毛巾缝成的饭盒袋，雪地里还有一只空饭盒，两只吃光了牛肉干的空塑料袋。

聂永泰是北大核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在那个视知识为罪恶、视人才如粪土的特殊年代，在那个知识贫乏荒漠的高山雪原中，他像一只冻僵了的小绵羊，毫无反抗之力活活地被狼吃掉了。二十五年来，每当想起聂永泰被狼吃掉的情景，我的心就不停地颤抖，思绪不由得又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问：“难道我们真的有过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年代？！”

—

那是1970年的3月，春天就要来到祖国大地。可我们北大的十几位毕业生，却冒着初春的严寒，告别了首都北京和毛主席亲自抓的“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北大），告别了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北京坐火车到达成都，被安排在四川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招待所，静候哪天有车将我们捎到康定。

我们住的招待所在杜甫草堂内，那是一间间席棚做顶、废报棚壁潮湿阴暗的土屋，白天破旧的板壁挡不住料峭的寒风，夜里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顶棚上打派仗。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学生，当年曾经冲锋陷阵“革”过别人的“命”，打过

长达两三年之久的派仗和武斗,经过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再教育”,全然没了当年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势,一个个将自带的被褥铺在招待所满是臭虫的上下床上,垂头丧气地钻进各自的被窝里,暗自哀叹当年上大学是“进错了历史房间”,辛辛苦苦读了十七八年书,最后戴上一顶沉重的“臭老九”的帽子发配风雪高原,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继续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分到甘孜州的北大同学 1970 年 9 月在跑马山合影
(后排两名戴眼镜者,左为本人,右为聂永泰)

整天闲得无聊,又不敢对“革命”分配路线表示丝毫不满,我一个人来到毛主席当年视察草堂留下光辉形象的竹篱和墙上的“草堂”二字前,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这草堂,是杜甫当年离开长安辗转来到成都,朋友资助他建起来的。杜甫在草堂住了好几年,写出不少著名的诗篇,最著名的就是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不禁回首身后,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戴着一副玳瑁色的旧眼镜,长得胖笃笃的,一付憨厚老实的模样,手里拿着一只旧书包。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叫聂永泰。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聂永泰是北大核物理系的学生,虽然在学校彼此并不认识,但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上,聂永泰已经给我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我们这些“六厂二校”的学生,毕业分配会上全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把“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喊得震天响。可是一旦拿到毕业鉴定和得到分配到康藏高原的分配通知书,离开了“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和解放军,离开北大踏上去高原的征途,久已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牢骚就像破闸的洪水一样奔泻出来。火车从北京一开动,我们就在车厢里骂开了娘,再也不怕哪个把这些不好的表现写入毕业鉴定用分配来惩罚谁了。聂永泰一直没有参与我们的骂娘,他不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看书,就是不停地帮助列车员扫地或提开水。从首都北京一下发配到康藏高原,人人都有一落千丈之感。聂永泰面对人生的巨大转折却处之泰然,心中全然没有我们一样的骂娘和牢骚。

我们在草堂招待所苦等了三天,终于候到两辆运送盐和煤油进高原的大货车,可以将我们捎进高原。省大中专学生分配办公室,叫我们各人将各人的行李背包放在大货车的食盐包子

和煤油桶上，一伙北大、清华的“老五届”大学生，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和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以及峨眉中药学校的中专生，一个个爬上货车车厢，躺在各自的行李上，如同车上的一只只食盐包子和煤油桶，由两辆大货车将我们一并捎去康定。汽车进入雅安之后，山路又险又滑，颠簸在大货车食盐包子和煤油桶上的行李上的我们，一不注意随时都有从车上摔下山谷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们一路唱着歌，不少人在歌声中痛苦地搜肠刮肚地呕吐着。傍晚时分，我们好不容易赶到二郎山下的天全县城。我们在天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翻过白雪覆盖云遮雾绕海拔 2500 多米的二郎山，晚上终于到达了残雪未融的康定。

3 月的川西平原已经春意融融，海拔 2700 多米的康定却完全是一派寒冬的景象。康定坐落在高原峡谷之中，折多河穿城而过，木楼板壁的大街雪风刺骨，四周山上处处可见积雪，流经城中的折多河还未解冻，城里到处是一派萧条冰凉景象。我们一到康定就感到头昏脑涨，一迈步走路就直喘气，年纪轻轻全都有强烈的高原反应。康定已经分来不少大中专毕业生，全都滞留在康定等待分配到“关外”各县去。康定再也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州分配办公室就将我们分别安排住在州幼儿园和喇嘛寺里，在寒冷的地上铺上木板，木板上铺上豌豆草，我们在豌豆草上各自铺开各自的被褥，困在这里等待着再分配。

每天早晨迎着刺骨的寒风，我们到折多河边用冰冷的河水刷牙洗脸；有时在雪地里走一个多小时，到十几里远的二道桥排长队洗温泉，洗去旅途的疲劳。中午和晚上，我们到分办指定的饭馆去吃两顿冷冰冰的受气饭。天不黑就纷纷回到幼儿园和喇嘛寺里，各自钻进冷冰冰的被窝里，用被子捂着两腿，在没有电

灯的黑屋里黑说聊天。

在那些等待再分配的日子里，我们除了整天紧张地到分办去哀求别人，一个个就呆在幼儿园里坐在地铺上学习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 87 号文件，接受州分办对我们的民族教育，听取关于甘孜州的情况介绍，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还会从康定分配到高原什么地方。我们这些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高举红旗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万岁！万万岁！”的热血青年，在学校经过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然后发配到寒冷荒漠的风雪高原，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万丈豪情。在冰凉的现实面前我们的头脑渐渐地清醒了，不再在再分配中高喊什么豪言壮语，全都把留在高原当时最现代化最繁华实际上非常落后的康定，当成自己再分配的首选。身上尚有一点点派遣费的同学，偷偷地不惜血本买来紧俏高价香烟，笨嘴拙舌地去讨好贿赂分办官员，其他人都挖空心思以“专业对口”为由，整天苦苦地缠着分办官员以“专业不能对口”为由，不愿再分到“关外”，说什么也要留在康定。

在整天进进出出州分配办公室的学生中，那些天我却始终不见聂永泰的身影。在那个决定每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聂永泰似乎根本不晓得还有再分配，那几天他一直傻乎乎地呆在幼儿园里不动。我们住的州幼儿园没有电灯，夜间同学们跑厕所全靠带来的很少的几只手电筒。聂永泰整天坐在自己的地铺上，专心地摆弄着他那台手摇发电机。

康定 3 月的夜晚又黑又冷，我们每天从饭馆吃过晚饭回来，早早地钻进自己的被窝里取暖，触景生情，七嘴八舌地谈起了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专业对口”原则。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个面向”（面向边远地区，面向农村，面向工厂，

面向基层)的分配路线,当时的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北大各个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论专业能否对口,统统分配到农村、基层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有人对这种分配路线提出了质疑,希望多多少少还是应该考虑专业对口。在全校毕业分配动员大会上,这种“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工宣队的一位女副总指挥在大会上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

我们到康定的第二天晚上,同学们正躺在被窝里“黑说”工宣队这个“革命专业对口”原则,屋角里突然亮起了电灯。黑夜里突然见到了光明,同学们一个个全都兴奋不已,细看才知是聂永泰正摇着他那台手摇发电机,在黑夜里为我们送来了光明!

二

1970年3月31日到达康定,我们在康定接受教育和等待再分配呆了八天。当时只有五十六万人口的甘孜州,已经分配来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全州没有什么工业,科教文卫事业规模小得可怜。五十六万农牧民散落在二十多万平方公里风雪高原的山寨里和帐篷中。把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分配到高原,是考虑到高原这种艰苦环境更有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从来就没有考虑什么“专业对口”。但是,北大一伙大学生高举“专业对口”的旗帜,天天与分办官员软磨硬缠,结果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4月8日公布分配方案:地球物理系的邓新民,分配到炉霍县广播站,从事有线广播的栽电杆和布线。核物理系的梁正路,分配到泸定骨粉厂,烧锅炉和收牛骨头制作肥皂。化学系的黄